

孤独的舞蹈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刘爱华 著

GUDU
DE
WUDAO



女博士文丛

NüBoShiWenCong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孤独的舞蹈

东北沦陷时期
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刘爱华 著

GUDU
DE
WUDAO



女博士文丛
NuBoShiWenCong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的舞蹈: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刘爱华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女博士文丛)
ISBN 7 - 5385 - 2697 - 8

I. 孤... II. 刘... III. 女作家—小说—文学评
论—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024 号

女博士文丛

孤独的舞蹈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出版者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 话 © 0431—5647211

印刷厂 © 吉林省吉新月历有限公司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32 (1480 × 2100 毫米)
印 张 © 9
字 数 © 200 千

著 者 © 刘爱华
策划编辑 © 侯 颖
责任编辑 © 侯 颖
装帧设计 © 唐峻山

ISBN 7 - 5385 - 2697 - 8/G · 1835
定价: 28.00 元

DONGBEI LUNXIAN SHIQI
NUXIN ZUOJIA QUNTI XIAOSHUOLUN
GUDU DE WUDAO

序 言

说来我读刘爱华的《孤独的舞蹈》是比较早的，或者就是最初的读者。当她的论著陆续地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时，我就怂恿她精心地修改后印行出来，和读者见面，形成对话的趋势。其实这理由也并不复杂：

其一是，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地域文学的研究已经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文学，虽然已经有了几本总体性的文学史论，但多属综合性的，就某层面来说，未必翔实，或者竟是薄弱的环节。刘爱华的这部书稿，则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孤独的舞蹈



从女性作家的群体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视野，深入到作家的生活、创作和文本的细部，展开女性的心理世界和艺术境界的言说，比较来说，系统而深沉，细密而翔实，作者认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如果说，在沦陷区的文学中，女性文学是一种“带着枷锁的跳舞”，那么女性作家则在沦为奴隶的苦痛中同时经历着传统的人伦的磨难，性格与心态的扭曲，造成多重苦难。就此说来，在文学中，拨开云雾，见其庐山真面，就更为复杂得多。可喜的是，刘爱华的这部书稿却知难而进，它以作家论为中轴展现了文学历史描述，这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这就从一个视界丰富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

其二是，这部论著虽然是从东北沦陷时期的女性作家群起步的，但是视野比较开阔。首先，它把女性作家的步履置于沦陷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时代文化背景下，加以运作，这就自然地强化了它的历史的厚重感。为此，它在全书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中，以“文化主潮的牵引”、“民族精魂的显现”、“民族关怀的‘首选主题’”等篇幅，论述了铁蹄下的时代特征，这就使得带着枷锁跳舞的风情更加引人注目。同时，又在东北的女性文学与整个中国现代作家间时时进行着共时性的比照，这样我们就会自然地把东北女性作家与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林徽因等一系列作家联系起来。这时候，萧红与丁玲，梅娘与张爱玲，乃至萧红与鲁迅笔下小说的母题，都会透过层层的艺术脉络联结起来，令我们省察到其间的艺术情趣。

其三是，整个论著对东北女性作家的梳理是贴实而又细密的。为此，在史料的捕捉上作者也下了不少工夫。从中可见，作者对于萧红（悄吟）、梅娘、白朗（刘莉）、吴瑛、朱媵等作家的个案的读解是颇为用心的。也许正是如此，对于她们的艺术神思间的同中之异，就讲得比较到位。作者注意到，“萧



红体”的小说范式是以不可复制的独特魅力留在文学史上的，而“白朗内心始终横亘着一个冲突的女性世界，因而她的作品常常是客观写实与主观抒情并驾齐驱”，梅娘则是“以对男性世界的嘲讽和批判达到了‘女性关怀’的极致”，吴瑛“作为‘送葬的歌手’，更醉心于描写‘老中国儿女’”，但娣则“以诗一般的氛围和情调写了下层人民的辛酸苦辣”。这些概括也许不一定准确和恰当，但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良苦用心是不难发现的。也许正因如此，论文的部分章节陆续发表时，便引起了某些专门刊物的重视。例如，《新华文摘》在1999年第4期上便摘编了作者关于梅娘的主要观点。

刘爱华是不想用女性主义的概念来描绘自己的论著的，她认为这个概念现在被用得比较乱，或者有些模糊。但是通读全文，以女性研究者的文思和神态来研究女性作家的特征仍然是十分清晰的。文笔清丽、流畅，给予她的著作以亲切感和可读性。在字里行间时时隐显着的作者的情丝和人文关怀，也是不难感受到的。就此来说，虽然有些理论的空间尚可填充，但它却因之而对于“学院派”的论著不无冲击的作用。

刘爱华的思维是明敏的，驱遣文字的能力也较强。她的研究的路还很长，我预祝她能沉下心来，发挥一己之所长，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匆促地写到这里，是以为序。

孙中田

2004年9月



DONGBEI LUNXIAN SHIQI
NUXIN ZUOJIA QUNTI XIAOSHUOLUN
GUDU DE WUDAO

目 录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孤独的舞蹈

序 言 1

第一章 孤独的舞蹈 3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的基本描述

 [1] 文学主潮的牵引 4

 [2] 民族精魂的显现 13

 [3] 幽咽的文化主题 19

 [4] 拨开历史的迷雾 30



第二章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39
——萧红小说的女性情怀	
[1]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41
[2] 自觉的麻木	53
[3] 女性的眼泪在飞	58
第三章 对着人类的愚昧	71
——萧红小说的生命意识	
[1] 探求人类的价值	74
[2] 对国民灵魂的大彻悟	86
[3] 理性写作与阅读的追求	94
第四章 女性的懿范	109
——白朗小说创作论	
[1] 革命主题的追随	110
[2] 英雄主义的气质	114
[3] 自我情感的宣泄	127
[4] 冲突着的女性世界	135
第五章 那条备受凌辱的老路	145
——梅娘小说的女性意识	
[1] 关注女性生命之路	154
[2] 为女性生命辩护	169
第六章 尴尬的文化主题	179
——梅娘小说的文化意蕴	
[1] 故事以外的意义	182



[2] 从容的叙事	195
第七章 墓地上是寂寞的	205
——吴瑛小说创作论	
第八章 唱出自己的悲哀	223
——但娣小说创作论	
第九章 走近东北文学精神	243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的一种总结	
[1] 民族关怀的“首选主题”	244
[2] 无法忘却的女性记忆	252
[3] 雄健沉郁的艺术风格	264
附 录	270
后 记	275



孤独
的舞蹈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第一章 孤独的舞蹈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的基本描述

- [1] 文学主潮的牵引
- [2] 民族精魂的显现
- [3] 幽咽的文化主题
- [4] 拨开历史的迷雾



DONGBEI LUNXIAN SHIQI
NUXIN ZUOJIA QUNTI XIAOSHUOLUN
GUDU DE WUDAO

第一章

孤独的舞蹈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
女性作家群体小说的基本描述

东北沦陷时期
女性作家群体
小说论

孤独
的舞
蹈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如浩瀚的大海，它由江河湖泊汇聚而成，这些江河湖泊在涌入大海之时，有的奔腾咆哮、一泻千里；有的浩浩荡荡、乘风破浪；有的缓缓前行、怡然自得；有的清澈见底、活泼欢畅；有的默默无语，轻轻流过；有的蜿蜒曲折，七绕八拐；有的潜行于地下，鲜为人知。它胸襟博大，



无所不包，无论是大江长河，还是细水浅流，它都尽收眼底，容纳于内，因而文学才会呈现出色彩斑斓、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丰富景象。当然，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形态、不同状态的文学存在，它有时繁盛之极，有时又现出衰弱之象；它有时崇尚威武阳刚之气，有时又走向雍容华丽之途。曾有过“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也有通俗演义、传奇话本盛行的年头，无论以哪种形式取胜，都各领风骚，为后世留下一篇篇绚丽无比的华彩乐章。

[1] 文学主潮的牵引

在放眼中国久远绵长的文学历史进程时，谁也不会忽略与今天毗连并不算遥远的现代文学这一段历史存在，因为从1919年甚至更早时候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不仅全面推广了白话文的国语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文言模式，使文学具有了现代意味，而且也打破了传统规范下的陈词滥调，拓宽了文学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范畴，开辟了新的文学体式，使文学获得了新的广阔天地。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处于多灾多难、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代，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文人以神圣的使命感和无比的热情投身于政治、社会活动当中，他们以文学服务于人生、服务于政治的执著信念和匡世济民的迫切愿望完全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世情结。可以说，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社会人



生，关注着芸芸众生，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当然，对于那些密切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来说，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和不同的文化主题。一般来说，自晚清以降，中国文学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两大基本主题的，而这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就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的整体而言，反封建的主题居于主流地位，大多数作家都以反封建的主题意识来建构自己的作品。但是，到了1931年9月18日东北沦陷，文学的审美视角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反帝成为文学的首选主题，出现了反帝题材作品极盛的局面。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处于沦陷之地的东北作家愤然而起，“以疾风迅雷之势占据了三十年代前中期抗日图存意识的前沿，成为日后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学的先头部队。”^①率先写出反日作品的东北作家是李辉英，他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发生的日本侵略者挑拨中朝关系，屠杀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对反帝抗日文学主潮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牵引作用。对于紧接其后出现的由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罗烽、金人和梁山丁等形成的群体作家而言，李辉英的《万宝山》还仅仅是广袤旷野的一声凌厉呼叫。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隆隆的炮声震碎了中国人的千秋家园梦，中国的东北大地从南到北先后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从此，寥廓苍莽的东北大地燃起了狼烟烽火，郁郁葱葱的白山黑水印满了血影泪痕，东北三千万人民沦为亡国奴，跌入灾难重重的鬼蜮世界。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举起了投降的白旗，东北大

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
孤独的舞蹈

^① 杨义《杨义文存》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地才终于结束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长达 14 年的浩劫，完整无缺地归复中国版图。

中国文学向来是与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随的，中国文人尤其有着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和济世情怀。当民族陷入危亡、人民遭受巨劫摧磨之际，他们更是身负亡国失家的切身之痛，发出不屈的呐喊和呼号。屈原、杜甫、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面对异族入侵表现出豪迈雄劲的不屈斗志，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民族英雄的赞歌。而东北作家更由于身处古朴、粗犷、豪爽的关东文化和民族品格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而独具豪迈雄强的关东民风心态。因而，当民族磨难压境，生命危亡受到胁迫，慷慨悲歌的患难意识和雄强之气就在他们胸中高昂激荡。于是，不愿在所谓“王道乐土”中当奴隶的反帝文学呼声便率先从他们口中吼出。如果说远在上海的东北作家李辉英“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之下起而执笔为文”还是一片遥远的呼唤，那么，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文坛”则以群体的浩大声势发出浑厚而遒劲的轰鸣。1933 年 10 月，萧军和萧红合出的《跋涉》散文、小说集更被誉为袭向“全满”的“一颗霹雷”。包括党员作家金剑啸、罗烽等在内的哈尔滨文学青年群体在 1933、1934 年顷，先后创办了长春《大同报》副刊《夜哨》和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并以此为阵地，倡导文学“应当推开窗户，睁开它的睡眠，和现实亲切一下”，^① 他们翻译介绍外国尤其是苏联作家的作

^① 弋白（白朗）《文学的使命》，载 1934 年 1 月 18 日《国际协报·文艺》创刊号。

品，并组成“星星剧团”，排演进步剧作，活跃在这块黑土地上。与哈尔滨文坛遥相呼应的是以旅大为中心的辽南文坛。这里虽然没有北满文坛那么声势浩大，但稍后不久相继形成的十几个文学社团如冷雾社、飘零社、白光社、新社等也小具规模，其格调和文学趣味恰如其社团名称，感伤、阴郁而冷寂。与风格接近俄国的北满文学不同，南满受西欧和日本文学影响较大。但盖县小学教师花喜露组织的“LS文学研究社”（暗指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外称灵莎社）却带有几分左翼文学的色彩。几年后，这些文学社团中的几个成员小松、成弦、秋萤、石军等则以“艺文志派”和“文丛”、“文选”派主力干将的身份闪亮登场，形成两大流派对峙的局面。

随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全面展开，左翼进步文艺活动受到遏制，呈现出曲折艰难、载沉载浮的发展态势。1934年，舒群、萧军、萧红等人为逃避日伪迫害，相继南下上海。罗烽在被捕近一年以后，在1935年逃出虎口，同白朗南下，也来到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心上海，此时，哈尔滨文坛陷入一片沉寂和冷落。而流亡到上海的东北作家则以凌厉的锐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一次次猛烈的冲击，“成为方兴未艾的抗日反帝文学的劲旅，以一个地区作家的群体意识给全国文学主潮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血的烙印。”^①1935年，由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先后问世，“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

① 杨义《杨义文存》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页。



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① 并“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② 这样的冲击在大批东北作家流亡来沪的1936、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达到了极盛。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第七个坑》，白朗的《伊瓦鲁河畔》、《一个奇怪的吻》，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鹳鹭湖的忧郁》、《大地的海》，给上海文坛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世代。”^③

当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以势不可挡的锐气在上海文坛掀起一阵阵狂波巨澜时，东北本土的新文学却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下遭到严重摧残。1936年，金剑啸等爱国抗日作家被杀害，东北沦陷区文学一度陷入消沉。此后，敌伪实行高压与怀柔兼施的政策，东北文学也经过饥谨、迂回而渐趋回升。1938年，“艺文志派”和“文丛”、“文选”派这两大流派的出现促进了新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使东北沦陷区文坛出现了创作高潮。以古丁、小松、疑迟为代表的艺文志派于1937年3月在长春创办《明明》月刊时提倡“写印主义”，认为要发展东北文学，振兴东北文坛，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写多印，先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1938年9月《明明》停刊后，又创办了同人刊物《艺文志》，在其主要成员、伪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事务官古丁的影响下，艺文志派日渐蒙上了一层或浓或淡的附逆色彩。与《明明》、《艺

-
- ① 许广平《追忆萧红》，载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乔木《八月的乡村》，转引自《杨义文存》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 ③ 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间》，转引自《杨义文存》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